目　录

千岁镇临平随笔……余政文（ 1 ）
游临平记……元·鲜于枢（ 12 ）
记临平山……明·史鉴（ 15 ）
临平登山记……郁达夫（ 16 ）
苏轼与临平……周如汉（ 22 ）
史堪春灯及元帅会……康自强（ 27 ）
临平十景略述……张文骏（ 29 ）

安隐忆游……沈德祥（ 32 ）
安平遇南海先生记……康一全（ 35 ）
藕花洲……康自强（ 38 ）
古刹余踪……姚水荣（ 40 ）
黄鹤山重建永庆寺记……明·钱谦益（ 43 ）
佛日净慧寺游记……清·厉　鹗（ 45 ）

修筑海塘要略……明·沈朝宣（ 48 ）
江塘……《杭县志稿》（ 51 ）
下沙围垦初始记……王祖庭（ 53 ）
万人力御势须平
——下沙围垦经历的回顾……陈圃兴（ 58 ）
朱老总在蚕乡——九堡…丁雪标童长根讲张长工记（ 68 ）
衣食住行活下沙……陈素珍（ 71 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乔司大屠杀目击记……洪培荣等讲　康自强记（ 73 ）
古镇血泪……张宝福　冯信法讲　张长工记（ 78 ）

超山……《中国名胜词典》《塘栖志》（ 82 ）
游超山记……清·吴世昌（ 90 ）
超山梅花记……林　纾（ 92 ）
超山宋梅亭记……周庆云（ 94 ）
超山的梅花……郁达夫（ 96 ）
丁山湖游记……清·周天度（ 102 ）
游超山龙洞记……清·丁大武（ 106 ）
赏梅新径……张长工（ 108 ）
记姚虞琴的墓庐……姚兴文（ 110 ）

塘栖临平记游……明·叶天寥（ 113 ）
塘栖……丰子恺（ 117 ）
江南名镇塘栖……施谷枫（ 120 ）
塘栖的桥……鲁　东（ 125 ）
重建长桥记……明·钱　福（ 127 ）
古桥晨眺……马新声（ 129 ）
塘栖的廊棚……余国隽（ 132 ）
古刹国香……屠再华（ 134 ）
自栖溪讲舍以来百年间的塘栖教育……马新声（ 136 ）
塘栖翁长春药店……鲁　东（ 142 ）
塘栖三位已故名老中医师……倪振亚（ 144 ）
塘栖香市……余国隽（ 148 ）
吃咸茶……余国隽（ 150 ）

栖溪风味十二咏……《塘栖志》（ 152 ）

良诸文化遗址
……《中国文化史词典》《中国名胜词典》（ 155 ）
纵览杂忆崇福寺……蒋应武（ 156 ）
漫步东晋古窑址……沈德祥（ 160 ）
三墩话桥……刘洪法（ 162 ）
《南漳子序》……清·沈绎祖（ 165 ）
河渚……清·孙士骏（ 166 ）
秋雪庵碑记……明·吴本泰（ 170 ）
龙船会……张长工（ 172 ）

东苕溪上一古镇——安溪……姚今霆（ 174 ）
建文帝与东明寺（二则）……姚今霆　胡正陶（ 179 ）
瓶窑镇话旧……丁寿根　庆　亭（ 189 ）
瓶窑南山造像……沈德祥（ 196 ）

古城胜迹……姚文杰（ 199 ）
闲话余杭“雌雄塔”……俞金生（ 211 ）
木香弄忆旧……姚朝晖（ 214 ）
木香弄的医家……叶华醒（ 217 ）
故乡的方山和寡山……徐承荫（ 222 ）
寡山　寡山洞　寡山漾……叶华醒（ 225 ）
余杭风俗概略……《余杭县志》（ 228 ）

大涤山……《余杭县志》（ 231 ）

千岁镇临平随笔

余 政 文

余杭县治所在地临平镇，在杭州市的东北郊，有自后汉延熙12年（249）迄今达1740年的历史。他自唐置盐监，晋成帝咸和3年（328），顾众表临平范明为参军，三国吴褚泰封临平侯，唐邱丹隐居临平山麓安平院。及宋太宗端拱元年（988）起建镇，已过1000年了。这个千岁镇，他在明时，即被称为“浙杭一乡聚，有黄鹤、白龙、桐鱼、宝鼎之胜，产灵育秀，郁为名区”之所。虽“地不满十里，户不满万人”，但其山川可夸，风俗亦美，人文荟萃，物产丰沃，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供养其后代子孙。现在，这一区内，除了临平镇以外，还应包括星桥、双林、小林、乾元等乡的某些村庄和山麓，如星桥乡的桐扣、佛日，小林的茅山和双林的东湖等处。千百年来，历尽沧桑，天荒地老，变迁万端，而尚留存者，亦不乏我们追述的。从书志记录，临平的风物，山光水色，园林景胜，寺观佛阁等自物的、人文的，确是已达棋布的程度了。我们且就这个古镇之区，自东而西随迹而行，略予叙谈。

（一）原双林乡的东湖村以西，很早以前原是湖，面积极大，“周十里”，曾达临平山下，叫东湖，它与西湖同为海迹湖。吴孙皓天册元年（275）得宝鼎，随改国号为天玺。陈后主叔宝至德二年（584）仲冬朔夜湖沉为海，三年后湖草久塞，忽然复开，长老说临平“湖塞天下乱，湖开天下平”，视为太平之兆也，故名其地为临平。或谓此区因东北平临于海，“舟过临平后，青山一点无”的用意，而命名的。东湖

后来因得宝鼎，又叫鼎湖，也有叫石湖，又称临平湖。并在其西建堤，叫永和堤①。明人田汝成的《西湖志余》说："杭城之水，皆东北向而输，委於临平，盖地势使然也。水口浩散，得皋亭山为之遮拦，故气脉不解，又东北为临平山，其下为临平湖。"唐宋以来，士宦名家，舟泊东湖，吟风唱月，铁笔银钩，瀚墨丹青，形形色色。唐张祐的《过临平湖》说："三月平湖草欲齐，绿杨分影入长堤。""山槛正当莲叶渚，水泛新筑稻秧畦。"湖中长堤，山槛近渚，可见当时湖面之大。宋范成大《临平道中》又说："烟雨桃花夹岸栽，低低浑欲傍船来。石湖有此红千叶，前日春寒总未开。"桃花夹岸，红叶满湖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出那时的景色了。再看，元张光弼的《过临平湖》所描写的："船过临平欲住难，藕花红白水云间。只因一霎溟蒙雨，不得分明看好山。"这时湖面正铺满田田荷叶，水天全是花，到了行船难进的境地啦！明里人沈谦有《月夜泛临平湖·宝鼎见》词之一阕说："宝鼎今日犹争鸣，赤乌人，尽去无迹，叹尔汝，一杯相劝。青盖如烟何处觅，唤不醒，醉临青千尺。降作佛奴何益，便痛剪，娇娇云髻，怎救胭脂狼藉。"他让人们去寻觅历史，吸取教训。从这些诗词所描述的词句中，可见临平湖几百年的景色和变迁了。在临平湖旁，唐代还出过一位名人——散骑常侍国子监祭酒封舒国公的褚无量，后来，那里留有一个读书堆。还有一个传说，当褚无量只十三岁时，有一天龙斗于湖的白龙潭上，全村人都出去观看，而无量晏然不动。可惜，临平湖已湮没了，只剩下约有十几亩左右的一片渔荡和后人追思之句了。"褚氏千年后，萧条烟雨中。春风余苜蓿，秋月落桐梧。""沙深台已空，怀古独悲怆。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之情了。

（二）临平中学前面的上塘河上②，有座龙兴桥，桥北原来有一古寺叫龙兴寺。这寺为宋宣和七年（1125）因东湖水滥而建，初名妙华庵，意以镇水。到绍兴初年，高宗南渡都杭，因皇太后韦氏驾幸寺中，故升庵为寺，额为龙兴。接着在十二年秋，徽宗皇帝、皇后郑氏、邓氏的梓宫自五国城返，高宗自杭亲来临平易缌服奉迎，又寓该寺之龙德别宫。高宗曾先后七次舟泊或宿临平。当时，韦太后还接见了荆王韩世忠，慰问良久。闻岳飞被害，痛而宿发。该寺元季毁于兵，后则龙象飘摇，钟鼓暗绝数十稔。及明洪武六年，僧心悦经三易寒暑后建。解放初，这里还有几楹僧舍及殿堂。不久临平中学设此，成为余杭县的学府了。现留存的龙兴桥为清乾隆27年重建。也是临平镇上塘河上古桥之一。而其土木祥郁，建筑宏伟的古寺，早已不复为人们知晓了。但明里人泮云赤有《龙兴寺》二题，还能让我们想象出他的往日和败落的情景的。“古寺开南宋，函湖势已分。断钟沉戍火，阴殿落山云。估舶晴溪集，农谣远岸闻。转思游幸日，紫盖结龙文。”其另一首是：“寺外官桥迥，僧归野树苍。翠华独不见，湖水日荡荡。”

（三）从龙兴桥北沿塘河路向西行，到东大街尽头处，又看到一座石拱桥——桂芳桥。最近，人民政府已在她的北岸拆掉一些旧房，扩成绿化区，修葺桥栏。这座桥，在目前尚存的碑记中说：跨运盐河旧名茆桥，创建年月无考，是南宋时因里人徐宣与弟寅侄垓同太学生数十人伏阙上书攻贾似道，贾败后，兄弟同登进士，垓居榜首，乡人荣之，号曰一门三秀，更其旁之桥曰桂芳。它重建于元大德乙巳（1305），

再修于明天启丁卯（1627）。这是清道光19年（1893）11月重修时撰写的碑记，到现在亦近百年了。里人对桂芳桥也有很多题咏。沈广震诗云："市桥遗故宅，耆旧已曾闻，齿出重湖雨，栏看远岫云。……凭吊吾曹在，晴川又夕照。"泮云赤说："彩虹饮南川，沙雨赤栏外。桂枝今若何，市烟漫青霭。"元朝建德路总管方回《过临平》诗之一："临平山下泛归船，何必荷花五月天。记取五更霜□□，桂芳桥买小鱼鲜。"这里的赤栏、桂芳、看岫云、赏夕照以及那桥下五更卖鱼鲜的情趣，真叫人倍感亲切。明末时，桥北为处士沈谦所居的东江草堂，后几易其主，但"桂花厅"的堂号一直还留存至今，五十年代曾为杭县文化馆，六十年代是县越剧团团部。但愿这里永远丹桂飘香，这个堂号能再传下去，让人们莫忘记它。

（四）临平镇第一小学的右边，原有一个阜丘，土名叫"瓶山"。安平院宝幢碑记：宋天禧初金承来监临平都酒务。郭绍孔《瓶山辨说》：瓶山在临平镇广严寺之侧，小小一土阜耳，宋时沽官酒处，碎甓堆积，久成一阜。其傍取土者，犹时有瓶遗也，俗称平山，乎当是瓶字。秀水（嘉兴市）亦有并山可证。沈谦说：瓶山旧传钱王稿军于此，叠瓶而成，其说近诞。今以幢碑合之郭辨，此为沽酒之所，无疑矣。里人梅调鼎诗云："积土旗亭傍，偏宜候月明。有窦供木佛，无酒出瓷罂。地转人家列，山低云树清。沧桑悲往事，几度酿新成。"里人泮云赤诗："宋氏酒谁酿，人今月其游。山成瓶已罄，应不似糟邱。"他们对这亭窦沽酒、赏月的遗址都赋予悲怆之情。当然，如今也能象嘉兴一样，把瓶山这个古胜遗留下来，如造座小亭子，则不是更可增添一处乡俗历史之景吗？

临平酒厂如能酿出仿古酒，装在仿宋的古瓶中，那是一件多好的事呀！

（五）在西大街原西茅桥脚有石览，俗称河里河，亦谓"河底通河"。它为泄河南曹家渠之水，注于下河。不知建自何代，宋庆元十年（1208）修，景宁三年（1262）秋九月廿五日再修，元世祖至元三十年（1293）三修，大德元年（1298）四修。这条石览下面进水的龙王塘路和出水的水车河路两段，现在都已铺上了水泥路面，露天那几段"曲堤"下的污水在翻滚，要是把古之"曲水穿河里"的水流，再整理一下，不一定都改为水泥路，成为洁溪，那将使镇貌改观，市容增光有幸矣。这石览素为临平胜迹之一，亦为镇中人士永志不忘的。沈谦说："吾乡石览……其制法固奇秘，而勿坏，是以屡烦甃叠，然自大德至今凡360余年而坚好如故，可谓良工善事矣。"明里人鲍懋芳诗云："甃石青苔台，喧喧万井前。""沿流枫尽赤，落照淡人烟。"这里原来还是很具景观之处呢！

（六）临平山和他的山麓四周，是临平胜迹名区。镇北之山下有景星观，山上尚有剑池、龙洞、白龙祠基，塔基及断岭。山南的黄犊岭、曲竹坞和安隐寺、安平泉、宝幢、藕花洲。还有山西北约二里之安山下的冰谷泉等。

自石览直向北百十步北山麓有景星观，现为县委党校校址。校园里的巨樟和水池，即为古观的遗物。景星观是宋淳熙三年（1176）由东岳行祠改，亦有说祠、寺峙立，寺两旁有藕花洲。但赵宽斌说：故传景星观前有丹灶、丹井诸迹，为洋真人（或云邱长春）烧炼之所。又云：今庙在观南，地与藕花洲远。里人徐仁振诗云："汉汉古云关，千秋锁碧

窦姓者邪，至于满洞镂刻佛象或是杨髡灵骞之余波也。”沈谦对这题字的实地考察，为我们现在认识龙洞历史的一个科学根据。他并有五言赞曰：“洞户何深杳，幽寻绝世氛，蛇盘尝起雾，佛古自生云。”其后（上）之水龙洞为井，旱未尝涸。白龙祠碑记说，宋时以旱苦，上心焦灼，遣使诣祠祷雨，少顷甘泽大降，上甚灵之，复使降香，明年复诣复应。明，塘栖人丁养浩在《西轩类书》里说：“临平龙神，每遇旱，祈祷辄应，官吏耆老诣洞，祝拜投牒，即水涡盘旋，牒没入。信宿辄大雨。或数岁再诣，沈牒则前岁之牒辄自水中出，略无所损。”丁氏之说实奇异，神矣！里人徐刚振则说：“初有室女感电光而孕，产一白蛇，有异僧至曰，此白龙神托胎也。祝之，即跃入盂中，捧至山颠水洞，从此灵验尤著。宋淳祐、宝祐二次祷雨辄验，载在祀典，更命增创一门以旌之”。他的诗记之一曰：“白龙遗往迹，野老仅传闻。古涧泉声落，藤垣鸟路分”。我们现在站在遗址上，尚能领略其一二。但白龙祠已毁，要是能在此旧址上建个亭或搭个茅舍，以不涸之“天水”烹茗，乃将是我镇文化生活的良好内容呢！

沿山颠，过雷达站而南有黄犊岭，传为唐邱丹隐此，并尝乘黄犊出入之地，因名。他的《奉酬韦使君送归临平山居之作》首阙有“侧闻郡守至，偶乘黄犊出。不别桃源人，一见经累日。”宋吕祐诗：“闲乘黄犊出，踏破白云深。”里人郎驹诗：“昔人乘犊去，遗岭白云封，梦里千盘雨，风喧万壑松。”岭下为曲竹坞。《万历杭州府志》：“为邱员外羽化去，弃杖于地，生竹皆曲，可为杖，今安隐寺左右多有之。”里人泮云赤曰：“丹所栖有黄犊岭，在临平山之阳，险仄高峻，非杖不可上，今曲竹遍于岭下，将令后人有济胜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之具乎！”并诗曰：“山雨作时喧，曲竹翠岩里。”岭西原有塔。《西湖志余》说：“蔡京父准葬临平山，山为驼形，术家为驼负重乃能远行，遂作塔山顶，以浙江为带水，以秦望为砺山，何其雄也。然卒颠覆，风水之道，果作凭哉。”里人沈谦说：“洪武初，凡山川之有王气者，信国公汤和成破坏之临平，则凿断其颈，以山类驼形也。”此塔元时毁，金轮安久，零落几经秋，遗址凄凄，只能见郁梦，听到些乌啼，而有愁暮之感。可是在当年，确为临平增添过风采，苏东坡诗词中有：“一别临平山上塔，五年云梦泽南州。”和“谁似临平山上塔，亭亭、迎客西来送客行。”但是，在此后多时，不少文人吟咏临平，却不见写到塔，可见其存塔时间是不很长的。沈谦说：“今按宋史大观四年赏蔡京修塔，合之东坡一别之句。相传塔毁于元末，至吾乡旧宅阶砌，多是塔砖，想亦宋人也。甲申四月，余访旧至塔基，得断砖一方于宿莽中，上有阳文‘吴甲’二字，此盖陶人之姓名，惜无年月可考矣。”关于这塔的始末，陆游③、周密④都在笔记中记述过。

（七）山南麓之安隐寺，系唐宣宗（848—859）时建，名永兴院，后唐清泰三年(936)，吴越王重建名安平院，宋治平二年（1065）改今额。元至正末毁，复建，明洪武间立为丛林。这里不单有古寺，还有泉水，有旁之白洋苑，藕花洲的莲藕，有唐之邱丹、许浑，宋之苏轼、道潜，元之萨都剌等名人均留有诗文，有宗室曹夫人“临平藕花图”之画，有宝幢，都名闻遐迩。历千百年之后，尚不乏人口，可知其胜了。近几十年，几遭劫难，仅留名泉一潭，古樟八九支，罗汉松一本，其它遗迹，荡然无存了。最为可惜的是建于唐大

之具乎！”并诗曰：“山雨作时喧，曲竹翠岩里。”岭西原有塔。《西湖志余》说：“蔡京父准葬临平山，山为驼形，术家为驼负重乃能远行，遂作塔山顶，以浙江为带水，以秦望为砺山，何其雄也。然卒颠覆，风水之道，果作凭哉。”里人沈谦说：“洪武初，凡山川之有王气者，信国公汤和成破坏之临平，则凿断其颈，以山类驼形也。”此塔元时毁，金轮安久，零落几经秋，遗址凄凄，只能见郁梦，听到些乌啼，而有愁暮之感。可是在当年，确为临平增添过风采，苏东坡诗词中有：“一别临平山上塔，五年云梦泽南州。”和“谁似临平山上塔，亭亭、迎客西来送客行。”但是，在此后多时，不少文人吟咏临平，却不见写到塔，可见其存塔时间是不很长的。沈谦说：“今按宋史大观四年赏蔡京修塔，合之东坡一别之句。相传塔毁于元末，至吾乡旧宅阶砌，多是塔砖，想亦宋人也。甲申四月，余访旧至塔基，得断砖一方于宿莽中，上有阳文‘吴甲’二字，此盖陶人之姓名，惜无年月可考矣。”关于这塔的始末，陆游③、周密④都在笔记中记述过。

（七）山南麓之安隐寺，系唐宣宗（848—859）时建，名永兴院，后唐清泰三年(936)，吴越王重建名安平院，宋治平二年（1065）改今额。元至正末毁，复建，明洪武间立为丛林。这里不单有古寺，还有泉水，有旁之白洋苑，藕花洲的莲藕，有唐之邱丹、许浑，宋之苏轼、道潜，元之萨都剌等名人均留有诗文，有宗室曹夫人“临平藕花图”之画，有宝幢，都名闻遐迩。历千百年之后，尚不乏人口，可知其胜了。近几十年，几遭劫难，仅留名泉一潭，古樟八九支，罗汉松一本，其它遗迹，荡然无存了。最为可惜的是建于唐大